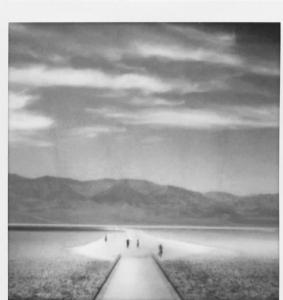


故事开始于盛夏的一天

Peter Handke



Die Obstdiebin
内陆之行

她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去的那片土地在等待着她。那里需要她，迫切地需要她。在列车里睡着以后，她向西而去，朝着大海方向。然而，去内陆腹地，则要向北走。径直向北走。是时候认真对她的探险旅程了。一个冒险故事？天知道。

文景

HORIZON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故事开始于盛夏的一天。到了这个季节，当你一年里第一次光脚走在草地上，蜜蜂就会蜇到你。一直以来，这事至少发生在我身上。这期间我得知，你第一次，甚至一年里就这么一次被蜜蜂蜇的日子恰好就是洁白的苜蓿花竞相开放的时候。在离地面不远的苜蓿花丛里，成群结队的蜜蜂东奔西忙，时隐时现。

那是八月初的一天，又是一如既往的情景。不管怎么说，临近上午时分，阳光明媚，但天气还不太炎热，高高的天空一片湛蓝，漫无边际，似乎变得越来越高。远近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即使出现一丝，很快又会散去。一阵阵轻柔而令人惬意的和风拂面吹来。夏日里，风大多从西边刮过来，想必是从大西洋吹拂到无人湾。露水早已散去。一个多星期以来，清晨漫步走过花园时，赤裸的足底也感觉不到地面潮湿，更不用说脚趾间了。

据说，蜜蜂与马蜂不同，只要它蜇了人，就会失去毒刺，并且必然会因此而丧命。我经常被蜜蜂蜇的岁月里——几乎总是被蜇在赤裸裸的脚上——也多次目睹过这样的情形，至少看到了那个仿佛是从蜜蜂肉体最深处被撕裂出来的、带有三个尖角的镖枪，如此细小，却有强大的自然力，上面凸起某种团状的胶体，也就是蜜蜂的内脏。此外，我眼睁睁地看着这生灵蜷缩起身子，颤抖、哆嗦，直到停止扇动翅膀。

然而，在这样一个挨蜇的日子里，那只蜇了我这个赤脚人的蜜蜂并未因此而丧命。当时，关于偷水果姑娘的故事刚刚有了雏形。尽管那是一只豌豆粒大小的蜜蜂，毛茸茸的，色彩和斑纹也司空见惯，但它在蜇你时丝毫没有损失毒刺，而且蜇完之后又逃之夭夭了。这是一次与之前任何一次都毫无二致的蜜蜂蜇人。它猛地一下，使出好大的劲儿，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而且远不止如此，它好像凭借这次行动，浑身上下又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觉得这次被蜜蜂蜇也没什么不好，不只是因为蜇我的蜜蜂活下来了，其中还有别的原因。首先，人常说，蜜蜂蜇人跟马蜂或大黄蜂蜇人截然不同，有益于身体健康，可以治疗关节病痛，增强血液循环，或者诸如此类的好处。可像现在这样蜇一次，恐怕至少会让你越来越变得麻木，甚至让毫无感觉的脚趾苏醒一阵子。这又是我一个想象，年复一年，这些想象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不管用。在一个类似的想象或幻想中，我每一次都赤手空拳，常常从黄土或石灰地里大把地拔出荨麻，无论是在无人湾的花园里，还是在皮卡第的庄园平台上。

出于第二个原因，我很乐意被蜜蜂这样蜇一下。我把它当作一个信号，一个好信号，或者一个坏的？既不当作一个好的，也不当作一个坏的，甚至一个不幸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吧，反正当成一个信号。这一蜇给了你启程的契

机。告诉你上路的时刻到了。挣脱束缚你的花园和地区。快走吧，出发的时刻到了。

难道我需要这样的信号吗？在当初那一天：是的。

这无非又是想入非非或夏天做白日梦吧。我收拾好房子和花园里需要收拾的东西，特地也让这里那里保持原有的样儿，一动不动，熨烫了两三件我觉得特别合身的衬衫——在草地上几乎还没晾干——装进箱子里，带上关于这个地区沉甸甸的旅游指南。这可不比去郊区小屋那样轻而易举。就在出发前，当我要系上高帮鞋时，鞋带断了；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双配对的袜子；我把三十多张高精度地图翻来翻去，直到发现一张我中意的。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这一次却不同，两根鞋带都断了。我之前系了一刻钟，连大拇指指甲都撕裂了。最终，我将一堆不配对的袜子一双又一双地套在一起，几乎全无分别。突然间，我觉得不带任何地图踏上旅途相当惬意。

突然间，我也从纠缠其中的时间紧迫感里解放了，一种毫无理由的时间紧迫感。它一再侵袭我，不仅在启程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往往尤其令人窒息，而且在即将启程的时刻，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没有任何一刻会比这个时刻更厉害。生命之书？无字之书。梦幻结束了。游戏结束了。

然而，出乎意料：时间紧迫感消失了，变得空洞洞。突然间，我拥有了尘世间一切时间；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时间。而生命之书：敞开着，实实在在，那一页页，尤其是尚未书写过的一页页在世界之风中闪亮，在这里的大地之风中闪亮，在本地之风中闪亮。是的，我兴许终于可以亲眼看见我的偷水果姑娘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很快，非常快，作为人，作为完整的人，不只是零零散散的碎片，不只是幽灵似的片段。之前的岁月里，这些片段进入我这双垂暮的眼睛，一再为我指点迷津。大多数时候，她闪现的人群里，遥不可及。最后一次？

是的，难道你忘记了，说“最后一次”就像说“最后一杯酒”那样不合时宜？或者像你允许孩子们玩“最后一次！”（比如说荡秋千或玩跷跷板）后，他们会这样喊道：“再玩最后一次吧！”可随后呢：“那就再玩最后一次！”喊叫着，欢呼着。可话说回来，难道你不是经常听到孩子们这样说吗？是的，但那是在另一个国度里。若果真如此——

那个夏日里，我一本书都没带，甚至连我早上还看过的那本书也留在了书桌上。那是一本中世纪小说，写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人生。她自断了双手，之所以自残，是为了让那些不断纠缠她的男人彻底断掉想入非非的念头。（自断双手？这只有在中世纪的故事里才有可能吧？）我也把我的记录本放在家里了，把它们搁到一边，就像我自己把它们藏了起来，强迫自己忍痛割爱，再也不去找它们，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去找，禁止自己去使用它们。

出发前，我坐到花园里，坐到花园中央，坐到唯一一把看上去更像凳子的椅子上，把行装放在脚前，远离花园的几棵树，首先远离那几张桌子：一张在接骨木树下，一张在椴树下，一张在苹果树下。苹果树下的那张最大，至少尺寸是最大的。我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端端正正，跷起二郎腿，脑袋上罩着一顶旅行草帽。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样子正如油画《园丁瓦利耶》（或者不管叫什么）中的园丁。在生命后期，保罗·塞尚一直偏爱画园丁，特别是1906年，也就是画家去世那年。在这些油画上，园丁瓦利耶几乎都让人看不到面孔，不只是因为遮住额头的帽子。或者说，我想象中的面孔，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也像被抹去了。此时此刻，在我的意识里，这个坐在花园里的人除了面孔轮廓，其余什么都看不到。然而，一个什么样的轮廓呢？一个剪影，凭借它，脸庞上那片被它包围其中的、几乎空空如也的画面则表现、表达和传递出某种东西，某种超越了现实中的相貌描绘所能传达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并且呈现出从根本上来说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不折不扣的游戏形式。要是有可能把《园丁瓦利耶》中的园丁那被我改变的名字翻译成“勇敢者”，而不是“看守者”，不，“照看者”“守卫者”，或者一言以蔽之——“警戒者”，连同那些似有似无、如同被抹去了的感觉器官，诸如耳朵、鼻子、嘴巴，尤其是眼睛，不就符合园丁瓦利耶的特征了吗？

这样坐着、醒着，同时又像是在梦境里，一种另外的梦境，有一个声音突然回响在我耳际——近在耳边，无法再近。

内容简介

小说一开始，八月初美好的一天，一位住在巴黎郊外的老人离开了宁静的巴黎郊区住所，去往他在皮卡第的乡间别墅。他边走边观察周围的环境，不时提到一个被他称为“偷水果姑娘”的年轻女子。这个“偷水果姑娘”——阿列克夏——起初似乎是他打算写或正在写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她25岁，从青春期开始就一直“渴望逃离”，此刻刚从西伯利亚回来，马上又出门去寻找她的母亲。叙述者一路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闻到的、所感知的、所想象的构成了叙事的框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和事件，只有一个不起眼的瞬间和不足挂齿的印象，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联，但却史诗般地汇聚成了一幅法国的现实图像。

作者简介

彼得·汉德克 (Peter Handke, 1942—)

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称为“活着的经典”。自1966年发表处女作以来，已出版数十部作品，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201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为“他凭借影响深远的作品和语言的独创性，探索了人类经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国学之道(14)之思想观念

(1)生成变化 生生观所反映出的“生成”与“发展”观念与阴阳观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此两观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阴阳观，还是生生观，它们所要表达的都是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两大属性。最大的阴阳之代表天地是承担着“生成”万物责任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语），“天地合而万物生”（荀子语），此之谓也；阴阳本身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变化”。“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语），此之谓也。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生成与变化的思想观念，其实盖出于它的“形上观”。无论是《周易》的“太极”，还是道家的“道”，这个“形而上者”本身乃是以“生”与“化”为其特征的。“太极”是“生”的最原始的那个存在者。“太极生两仪”是也。“道”是“生”的最原始的那个存在者。“道生一”是也。因为有了“生生”的“易”，才有了天地大德的生。换句话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以“生生之谓易”为基础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观”“阴阳观”以及“形上观”它们共同的理念皆是指向“生”的。因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和核心的思想观念是“生”，从而就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核心精神是“生”。

又由于“生”的概念的丰富性，所以逻辑地决定了“生生观”所蕴含的道理和精神必然是多样性。天道的，地道的，人道的；天性的，人性的，物性的，即一切能够被称为“性命”的存在，无一不体现着生以及生生的道理和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

中国人从来不会将天地看成一个静止性的存在。天有四时，天有十干，地有十二支，天有二十四节气等。万物生成变化都是在“天时地利”中展开。“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是中国人的普遍意识。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都具有星星相随旋转，日月轮流照耀，春夏秋冬依次交替，阴阳对接而使万物产生巨大变化，风雨广泛地滋润万物，万物各自得到和气而生长，各自得到养育而成熟这样一种意识。对于天地和万物的这种“生成”“变化”之属性，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用了两个概念加以概括。一个是“氤氲”，一个是“化醇”。《易传》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所谓氤氲，指天地即阴阳二气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运动状态。所谓“化醇”，指化育醇厚、精醇。为了强化这一理念，紧接着又使用“男女构精”一词，这里的男女不独指人之男子，而泛指万物之阴阳也。构，合也。这就在告诉我们，天地二气的相互作用则万物化育醇厚；阴阳交合则万物化育生成。

中国人从来不会将社会人道看成固定不变的存在。《大学》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可见，《大学》所引经典之论全都突出一个“新”字，表达的是更新、知新、创新的理念和精神。“革故鼎新”是中国对社会和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普遍意识。这一成语源自《周易》中的革卦和鼎卦，其含义在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合而言之，变革创新是也。社会永远不会是圆满的社会，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所以要不断地去除旧的，建立新的，这是能够保证一个社会“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人的坚定信念。

中国人从来不会将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存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视对人性的变化和改造。“变化气质生命”逻辑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修持生命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清代曾国藩有句名言说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读书是为了修道、明道，这是一种教化，是一种对人性之中不善之性的改变和变化。“修道之谓教”（《中庸》语），此之谓也。汇集对人性、人生、生命的修为乃是“人文”的责任和使命。而“人文”的教化，乃是实现天下人心的止善、人性的归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语），此之谓也。“学以成人”是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因为学习是与成人紧密相连的一件事情，故而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学习必然是一个不能间断、不可停止的持续过程。孔子的“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所要表达的是这个理念。荀子的“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个理念。学习是帮助人的生命走向真善美的重要手段。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既然是过程，决定了它不可以停息，不可以止步，惟有“生生不息”“自强不息”才可以实现和完成生命的本质。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53)